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道部二

道士

養生

丹藥

圖籙

法術

齊物

道士一

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

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陸法師

曰凡道士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大
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增

老子立德經曰道士有上中下深于道多者名上座

辨惑論曰道家方術濁穢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新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破邪論曰喚婦女爲朱門喚丈夫爲玉柱口唾爲玉液

又曰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 辨

正論曰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諺號閹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

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章奏也則匍匐灰獄背
負水漚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
蘓軾曰夢一道士羽衣蹁跹

道士二

原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軌草制樓觀
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 又曰平王東遷洛邑又置
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
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

人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 三洞道科

曰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元皇人之流也

祛惑論曰鬱華子廣

成子紫府先生中黃真人河上丈人亦是也 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例也

祛惑論曰赤松子鬼谷子劉叔卿樂子長安期先生王方平魯女生亦是也 三山居道士許

由巢父之比也

祛惑論曰王倪善卷東園公用里先生亦是也

四出家道士宋

倫彭諶之匹也

祛惑論曰杜沖彭宗王探封君達王子年陳寶熾李順興亦是也

五在

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 增真誥曰張陵字輔漢沛

國豐人也本大儒晚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聞蜀中

多名山乃入鶴鳴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 集仙錄曰
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黃帝龍虎
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自鄱陽入嵩高
山得隱身制命之術 正一經曰陵學道于蜀鶴鳴山
時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
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
見在 神仙傳曰陵七試弟子與趙昇王長三人皆白
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乃没于雲霄也 仙鑑

曰上清真人符令玉女二人引陵與夫人雍氏于雲臺
峰白日昇天 笑道論曰張陵子衡為係師衡子魯為
嗣師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為夫人皆云白日昇天 真
誥曰張鎮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
遂乃夜解明旦視之形如生此壇今猶存 仙鑑曰衡
以真人之法付係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
又曰曹操西征魯以手板畫地成河兵不得渡使者
以水師至岸魯以手板蓋其河水中輒出高峰兵不能

進曹公遣使封之不受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 江表

傳曰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
爲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蒙頭
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
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通鑑宋營陽王紀曰嵩山道士
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君降命謙之繼道
陵爲天師魏主起天師道場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
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唐睿宗紀曰上召天

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 通鑑曰睿宗崩以
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冠欲以追福 又曰天寶三載楊
妃乞爲女冠號太真 又曰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爲道
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又曰唐武宗會昌六
年上受三洞法籙于衡山道士劉元靜 廬山記曰唐
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亦曰玄流真侶
又曰唐代宗時李泌乞爲道士賜紫衣 又曰葉法善
授銀青光祿大夫葉靜能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

道士三

原素券

赤明

太上丹簡墨錄經曰若受法位至真一及太乙素券之號可署先生之位靈

寶五鍊經曰昔赤明天中道士鄭仁安功德未滿死于長桑北戎之阿元和先生于此五鍊生尸之符鬱然而

起爲上官南帝老君

悟師

無友

太平經曰悟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

教萬真誥曰李少君口訣云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立是無友也

稷丘

鬼

谷列仙傳曰稷丘公者太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狩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帝曰勿上必傷指帝上左

指折爲丘公立祠

玄黃

青赤

洞真隱元玉晨金華玉經曰朱字鳳文明

下詳道士二

光映軒上座玄黃中序天真龜山元錄經曰皇三上萬始先生秋三月則化形爲青赤紫三色之光

二暉

太上
度三

人八
付素

真經
師友

已曰
從凡

傳遵
授三

得景
稱稱

三景

弟 子
法 師

2

上清紫晨君經云上皇先生紫晨君蓋二暉之肩結玉晨之精

東園公

西門惠

漢書

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四皓也詳道士二
又曰道士西門惠知王莽之將終劉氏復爲天子

觀心

占色

王遠字方平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
騎從半于方平麻姑手爪如鳥經私心

曰背癢時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搔背邪遂鞭之經願從方平學道方平使背立從後觀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道遂授度世術抱朴子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曰百歲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含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旦忽去不知所之

迎母遣妻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道士事親至孝佳石渚觀母老

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道遂授度世術抱朴子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曰百歲

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舍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旦忽

去不知
所之
迎母
遣妻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
道士事親至孝住石渚觀母老

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舍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旦忽

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舍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旦忽

去不知
所之
迎母
遣妻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
道士事親至孝住石渚觀母老

迎母

遺妻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
道士事親至孝住石渚觀母老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
道士事親至孝住石渚觀母老

不敢遠離乃迎母于觀邊立小屋以盡溫清母終毀瘠過禮識者嘉之許邁字叔元志求仙道先娶吳郡孫

宏女爲妻邁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云欲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音以爲簫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葱之

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廈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于此吾其去矣長別離矣

貴人

給戶

洞淵經云道士貴人悉天

增玉局

金門

成都有玉

局觀東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

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

贈鷺

索象

仙傳拾遺

名之金門羽客詳道士二

曰道士管

霄霞籠紅鷺一雙遺王羲之請書黃庭經曰此鷺乃仙鷺也後果飛昇去續博物志曰唐李德裕好餌雄朱

有道士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爲餌燃香致象

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又出金象云此是雄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顏面愈少乃于都下採購名姝至百不止由是象砂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瀨并作二象如團火自然飛出德裕死于朱

燒香

吞奕

上詳道士二真源宮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

舒城人崔之道爲

一奕子令之道吞之後尸解

擁琴

得劍

上詳搜丘注信宮道士鄧去奢劉宋

龍游崇

初隱于處州之郊山一年天人謂曰石下有天師佩劍去奢修鍊三年果得之乃得道仙去

養雞

畫牛

萬州城南有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菴于此養一雞大如倒挂子日置枕

中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使出

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道人也
處州道士范子珉嗜酒落魄譚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
牛往訪郡人錢竿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
就逝將斂得片紙于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
蓋其亡
日也
置階
給俸
宋徽宗時置道階凡三十六級
道者有階始此
宋徽宗始給

道士俸道士

金仙

玉真

唐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
西成公主出家爲女冠二

年改封爲金仙
睿宗第九女昌隆公主
與西成并出家爲女冠二年改封爲玉真

餐花

絕

粒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自麻姑發跡于茲嶺南真遺壇
于龜原花姑表異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

而容色益少曾妙行

敲磬

進箏

唐項斯送宮人入
道詩願隨仙女董

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
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日暮焚香繞

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篆八字

隔兩塵

北夢瑣言後唐清泰中道士龐式于嵩陽

觀聚課有薛學士者因上山樵採見道士五人曳輕羅羽帔身長大欲攜同去薛辭之乃褫其衫背上朱篆一行八字道士乘虛而去薛歸觀話其事無有識其篆者吳人丁約隱于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三日辭去約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言子威尚有兩世塵緣未滿也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步虛

聲

回風術

吳苑記曰陳思王遊魚山聞巖裏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

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王建詩曰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俞靈璣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

十餘年南嶽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

乞長生訣合

大還丹

六帖周義山遇羨門子高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真仙傳

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

道士四

原善忍

靈寶五鍊經曰昔善忍國有道士姓現字信然師無常

句曲

真誥曰秦

士周大賓往句曲山下種五果也

剗心

求道

反性

遺形反性

給田

給田令曰

道士授老子經以上道士給田三十畝僧尼受經具戒准此

置正

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士

平昌孟景翼字道輔時爲大正屢爲國講說建安王偉于座問曰道家經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

先聖之旨非凡所說邪翼曰崇秘嚴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

華陽隱居

陶弘景字

通明丹陽秣陵人自號華陽隱居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窮困合施諸藥遠近賴

之

玄圃先生

薛王字世寶沛國人梁時師玄圃先生以文章見美善書翰嘗書一章于崇靈

觀省壁上見者翫之

結字中茅

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茅山

有志栖托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契陶後解絃結字中茅仍請負度嶺相就經典藥術常並論之

攜船絕嶂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初遊南岳路入閩中飛端走險伯玉泊舟晚瀨衝颭忽起山

水暴至激船上巔崩落絕嶂徒侶以爲水漬緣阻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攜舟涉不測之泉衆駭服

真錄

仙材

羽服

玄宮

探玄

養素

性與道

俱志以道寧

同塵和光

久視長生

心啓玄關

品登仙錄

奉教玄元

宅心清淨

名隸紫府

心求玄珠 得崆峒之道 與汗漫之遊 與道浮沈
惟道是從

道士五

原詩周庾信道士步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
要妙思玄牝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玄圃馭斑麟移
梨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
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
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雷青鳥向金華漢

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 又

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

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簫三舌響春鐘九乳鳴絳

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又曰北闕臨玄水南宮生絳

雲龍泥印玉策天火鍊真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又曰地鏡階基遠天窓影

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迴林鵲巢堪鍊石蜂房得煮

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又曰麟洲一海濶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
盧敖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
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唐魏知古玄元觀尋李

先生不遇詩曰羽客今何在空尋伊洛間忽聞歸苦縣
復想入函關未作千年別猶應七日還神仙不可見寂
寞返蓬山 增盧照鄰贈李榮道士詩曰錦節銜天使
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奠壁清江漬圓洞開丹鼎方
壇聚絳雲寶貺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

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在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
離羣遙看八會所真氣曉氛氲駱賓王秋日餞陸道

士陳文林詩曰青牛遊華岳赤馬走吳宮玉柱離鴻怨
金壘浮蟻空日霽峭陵雨塵起洛陽風唯當玄度月千

里與君同

劉孝孫遊青都觀尋沈道士詩曰紛吾因

暇豫行樂極留連尋真謁紫府披霧覲青天緬懷金闕
外遐想玉京前飛軒俯松竹抗殿接雲烟焰焰清夏景
嘒嘒早秋蟬橫琴對危石酌醴臨寒泉聊祛塵俗累寧

希龜鶴年無勞生翼羽自可狎神仙 宋之問寄天台

司馬道士詩曰卧來生白髮覽鏡忽成絲遠媿餐霞子
童顏且自持舊遊昔踈曠微尚日磷緇不寄西山藥何
由東海期 張九齡送楊道士往天台詩曰鬼谷還成
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此地烟波遠
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王維贈東岳

焦鍊師詩曰先生千載餘五岳遍曾居遙識齊侯鼎新
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

即釣魚竦身空裏語明月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太
素初頻蒙露版詔將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
疎搢頤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孟浩然寄天台道士詩
曰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裛露采靈芝
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從松子去長與世人辭

劉長卿送宣尊師醮畢還越詩曰吹簫江上曉惆悵別
茅君踏火能飛雪登山入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
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李頎送暨道士還玉清

觀詩曰仙宮有名籍度世吳江漬大道本無我青春長
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
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氤氲遂此留書客超遙煙駕分
錢起送柳道士詩曰去世能成道遊仙不定家歸期
千歲鶴行邁五雲車海上春應盡壺中日未斜不知相
憶處琪樹幾枝花戴叔倫贈韓道士詩曰日暮秋風
吹野花上清歸客意無涯桃源寂寂煙雲閉天路悠悠
星漢斜還是世人生白髮定知仙骨變黃芽東城南陌

頻相見應是壺中別有家 王建贈太清宮道士詩曰

上清道士未昇天南岳中華作散仙書賣八分通字學

丹燒九轉定人年修行近日影如鶴導引多時骨似綿
想向諸山尋禮遍却迴還守老君前 劉禹錫贈東岳

張鍊師詩曰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
列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
壇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又

送宮人入道詩曰休梳叢鬢洗紅妝頭帶芙蓉出未央

弟子扳留歌遍疊宮人分盡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

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闕下施仙方

張籍送宮人入道詩曰舊寵昭陽裏求仙此最稀名

雖出宮籍身未稱霞衣已別歌舞貴長隨鸞鶴飛中宮

看入洞空駕玉輪歸于鵠送宮人入道詩曰十五吹

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

衣向雪峰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

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李商隱同學彭道士參

寥詩曰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

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 宋王炎到胡道士草庵詩

曰清風颼颼竹萬箇白日寂寂茅三間春深只有鳥呼

夢地僻畧無人扣關豈但壺中堪避世也勝圖上可遊

山出門回首不能住輸與道人閒復閒 徐鉉寄玉笥

山沈道士詩曰珍重江南沈鍊師未曾相識久相思已

全真氣能從俗不墜家風善賦詩玉笥共遊知早晚金

貂回顧覺喧卑多慙書札遙相問更望刀圭換白髭

又贈奚道士詩曰奚生曾有洞天期猶傍天壇摘紫芝
處世自能心混沌全真誰見德支離玉霄壁閉人長在
金鼎功成俗未知他日飈輪謁茅許願同雞犬去相隨
元虞集贈道士詩曰神室誰開自洞微紫烟爲戶玉
爲扉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虛明脉望飛繞指風雷龍
睡醒滿囊雲錦虎馱歸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
振衣 又贈無塵道人詩曰雲霧爲衣月作裳天壇獨
自禮虛皇龍收古劍沈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

聲惟隋露玉階無色乍凝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

然上鳳凰 揭傒斯送道士薛元卿歸江東詩曰知君

此去漸難招只在人間已廓寥市上有時逢賣藥山頭

何處覓吹簫仙巖花落溪流滿鬼谷雲開對影遙未必

故山安隱逸海天涼月夜蕭蕭 黃潛送王鍊師歸四

明詩曰飄飄采真侶乃在四明山霞居朝帝所瓊館留

人間忽聞雙鳬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

攀海月照階祀天風飛珮環我何苦羈旅冰雪生朱顏

陳旅送項鍊師還天台詩曰不學東方朔歸尋馬子

微人間無藥賣海上有雲飛谷煖金鷺大溪深土鴨肥

當年種桃樹高過石樓扉 貢奎贈任丹碧鍊師詩曰

火雲壓峰斜日明下照百尺清溪橫丹葩碧樹光烟爍

妙筆可作詩無聲買田築屋者誰子江海欲歸吾老矣

袖中豈無干世書當年曾說黃冠師 明高啓贈鍊師

禱雨詩曰白頭道士騎一鶴手挹青蓮下寥廓人間又

見海田枯十丈黃塵沒城郭昔年服事茅長君能役神

鬼呼風雲下爲羣生掃旱沴雨工驅起爲羊羣陰雷填
填天欲怒靈飈吹旗紫壇暮書入重關虎豹開壁沈枯
井蛟龍護須臾甘澍何滂沱十日不雨應無禾祠官空
爲大雩舞覲女羞作迎神歌明朝師歸定何許雲裏懸
珠火如黍更煩夜起把天瓢翻作東南洗兵雨 又贈
丘道士詩曰長春之孫自仙骨袖有蟠桃食遺核平生
不學燒汞方唾視黃金等何物滿城誰識舊庚桑白髮
山人似鶴長時上高樓惟獨醉榴皮書破壁塵香

原碑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
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
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
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喬長生之樹尚擬西崑百紀遊
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
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
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于
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以志士名

賢飄然長駕滕羶榮利厭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
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餐餌芝髓忽矣身輕俄
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籙
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
川控鶴葉縣乘鳬靈化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
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
流道業濟彼昏蒙 增唐陳子昂續唐故中岳體元先
生潘尊師碑曰尊師業尚冲密勤志幽深理心事天所

保惟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
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
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于道不能投身霄嶺滅
景雲林而疲疴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遊蓬
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踟躕山隅絕
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
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轅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

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
眇睨雲臨者唯潁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
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
于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于茅山昇元玉君王君
受道于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
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真蹈冥練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
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
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金鼎

養生一

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

食 增漢書班孟堅叙傳曰沐浴玄德稟仰太和 原

後漢書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早疲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 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增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
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
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

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則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于未病之先不追修于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矣 原莊子曰吹吁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韓子曰神不注于

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抱朴子曰爾乃

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珍五耀內守九精 增又曰凡

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偏修一事不足

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挾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

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惟行氣

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惟導引可以難老矣

知草木之方者則曰惟奇藥可以無病矣學道之不能

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五符經曰食氣者常有少

容 妙真經曰志若流水居若空城 太上三元經曰
真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茅君傳曰斷穀茹芝

養生二

增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
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
鳥邪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齒女髮與已頸垢合燒
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爲之使老有少容也 原華佗
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竭爾

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于此也 又曰城陽郝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增博物志曰魏武

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
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
春夏施瀉秋冬閉藏吾常行之有效 會稽典錄曰王
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
塞聰愛精自輔服藥導引庶幾獲道

養生三

原守一

引三

太平經曰一者數之始生之道也元氣
所起天之大綱故守而思一也太乙

帝君經曰若能常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檢魂魄制
萬邪清淨行之以致靈仙之氣降于寢室所謂引三光

九星以照
百神者也

增含醇和

吸光采

嵇康琴賦云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光

采

玄玉水 華池漿

孫綽天台賦云挹以玄玉之水嗽以華池之漿

玄關

真宅

柳子厚文集曰叩爾玄關保其真宅

養生四

原外身

太清真經曰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濟物而忘其身忘其身而身

不亡是爲

遺物

黃老經曰士能遺物乃可議生生本無邪爲物所嬰

齋戒

月令

善攝生者

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
或進薄滋味母致和節嗜慾定心氣

節宣

子產曰君子有

四時朝以定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于是節宣其氣勿有所擁閉湫底以露其體

喻漑

稼

一溉之功亦有益
以稼穡喻養生也

如牧羊

田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

道養和平

血氣和平

感傷溫厚

魏王朗曰少小苦被褥太溫太

溫則不便柔膚是以難可防護易用感傷被褥不至甚溫厚安保金石之性壽比南山也

利形實

下

王吉書休則飽仰屈伸以利形進退趨步以實下

定氣通無

太上經曰守一則諦定心

源守靜則存神忘形
定氣通無道成真降

念真存元

太極真人曰古人爲道也玄寂淨清念真

存
頤神養性

衆真戒曰神者天地之所驗也頤存養性行生道氣以度難也此乃上聖真人

達識也夫爲道者
當行此以載其身

吞景咽液

上清列紀曰胎閉靜息內保百神吞景咽液飲

食自然身必壽
考可得陞仙

成陰生陽

五符經曰知一者無一不知一者無一能知

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必欲長生三一當明一能成陰
生陽推行寒暑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存一至勤一能通
神少飲約食一乃留息知一不難難在于終
知真不爲與不知同求之不已登彼玉清
谷神不

死

老子

尸毒自去

太上真經曰生鎮三宮尸毒自去聖真仙經隨因授之

清虛

素朴

恬淡

清靜

緘滕六志

局鑄百骸

勞

神役智

啄腐吞腥

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

致心

于止水

納性于玄珠

增化心養精魄

隱几習天

真

李白詩

栖山卧雲

鍊氣絕食

原練冰雪之容

延金石之壽

納沆瀣之精

率逍遙之性

增委氣

榮衛和 咽津顏色好 萬過黃庭經 一食青糧稻

元微之集

原味乃腐腸之藥 色爲伐性之斧 禁精氣

之戶牖 復性命之本源 增滋味不接于口 塵埃

不染于心 吐故納新以鍊藏 專意積精以適神

養生五

增詩唐李義山詩曰齋心已恬愉澡身自光明沈沈簾
幃下謁謁燈燭青四支動用息一室虛白生收視忘趣
捨扣齒集神靈伊予嗜慾寡居常病恙輕三尸既伏竄

九藏乃和平無令耳目勝則使性命傾宵然深夜中若

與元氣并 皇甫湜詩曰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

支爲琅玕五藏爲璫璵顏如芙蓉頂爲醍醐天地相終

始浩漫以爲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 姚少監詩曰骨

換肌膚膩心靈氣色真 方雄飛詩曰講論參同深到

底停騰姹女立成銀 道士司馬退之詩曰不味稻粱

食始覺神骨清 宋歐陽修詩曰服餌既久毛骨清丹

顏益少方瞳明 蘇軾詩曰槁死三彭仇澡換五滑腸

清骨凝綠髓丹白發幽光

蘓轍詩曰丹鼎一丸深自

秘紫芝三葉却先知

原論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
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
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
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
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而盡
命上可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
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染之使黃而無使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
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丹藥一

增周書曰成王時濮人獻丹砂 史記曰寡婦得丹穴

而擅其利 郊祀志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獲注云翼氏

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

禾于此而耕耘也此言仙事 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

藥鍊八石之精英尤忌凡俗見聞則仙物不成 又曰

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九丹仙藥之上 神

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又云仙藥之上者丹砂次

者黃金白銀衆芝五玉五雲明珠也 五符經曰胡麻

本生大宛又名巨勝服之不息與世長存五穀之長也

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鍊胎之術也泥丸者形體之上神也 吐納經曰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

丹藥二

增劉向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好琴服蒲韭根又彭祖多服水桂雲母中岳人蘇林字子元本衛人獻公末年師仇公教以服氣之法又尹喜之長沙服巨勝實 又曰劉奉林周時人也學道嵩高山積年後之委羽山能

閉氣三日不息但服黃連已及千歲不能有所役 又

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時在洛陽白社中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終日不食 晉書曰葛洪聞交

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元少名

映後改名遠遊與王羲之父子爲世外之交羲之亦辭

榮養生每造遠遊彌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 唐

書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惟有

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脫 又曰山人柳泌能合長

生藥詔泌居興唐觀鍊丹藥 北夢瑣言曰雷滿據朗

州有獄吏推勘囚人乃一道士語吏曰事解後燒丹報

恩他日果寄丹因誤授周隱隱不言乃自服食壽九十

丹藥三

原金丹

玉液

仙經云丹爲金服之上士也 真誥云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

燒

金煉石

太上丹簡墨錄曰修金液之術當得太清丹 經真誥曰煮石方東府左卿白石先生造

也皆真人所授但未見真本 世有兩本以省少者爲佳

化金

却粒

李少君曰 祀靈丹砂

可化爲黃金 神農經曰黃精與朮餌 之却粒或遇凶年可以絕粒謂之米脯

採朮

茹芝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飢困殆絕有一人教采朮食之遂不飢十年來歸顏色更少身輕欲飛朮一名山薊一名山精

仙

增黃芽

白雪

道書曰蓬

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鎗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蛇女聖石藥名蛇女真汞也汞水銀查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名黃芽

蜀道觀鑿井得一碑是漢時陰真人煉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采手蠶食之前用手化火之後成湯自

上而臨下夸父處中而見授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

歟天年

上壽

絳雪丹

飛龍藥薛昭遇仙女張雲容蕭鳳臺劉翹翹得絳雪丹度世

喬順二子璋瑞師事仙人盧子期于隆慮山栖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飢

丹藥四

原五色

古詩曰與我一九藥光輝有五
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九轉

西極明
科曰上

清金液丹經九鼎神圖太乙
九轉神丹等凡一百四十卷

服藥

又云服藥之與行
思雖致用同津而

開源異緒服藥所以保形形康則神安存思
所以安神神安則形保二理乃成相資而有

煉丹

葛洪

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至廣州
刺史鄧嶽留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姮娥竊而奔月

竊昇不
死之藥

雞犬舐以升雲

淮南王
事詳仙

去疾

蠲疴

延

齡難老

鍊金膏

調玉液

肘後方

囊中藥

駐童顏

延暮齒

長生靈藥

不死神方

方傳仙

訣 藥采名山 身輕得道 羽化升天 吸而蟬蛻

吞則翼生 文武之火 陰陽之鑪君臣之藥 將延金

石之壽 以鍊冰雪之膚

丹藥五

增詩唐王績采藥詩曰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蒿青龍
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鑱戊己月負插庚辛日時時斷
嶂遮往往孤峰出行披葛仙經坐驗農皇帙龜蛇采二
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叢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

薯蕷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

圭輔衰疾 李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曰天地爲橐

籥周流行大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

孰知其止的羅絡四季間綿微一無隙 題雍丘崔明

府丹竈詩曰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

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

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鳬忽去定何依 于

漬燒金曲詩曰天壽畏不永燒金希長年積土培枯根

自謂松柏堅南陌試驤裏西樓歌嬋娟豈知蔓草中日
月開夜泉李商隱藥轉詩曰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
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
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
歸卧繡簾中僧貫休謝人惠藥詩曰五金元造化九
鍊更精新敢謂長生客將遺必死人久餐應換骨一服
已通神終逐淮王去永拋浮世塵

圖錄一

原金簡

琅書

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

太霄琅書曰太霄琅書鑄金

爲簡刻玉結篇金樓玉字以明寶文秘于九天之上

寶文

玉簡

玉珮金璫上經曰九老仙

都捧金精立空之案上請寶文以授衆真太上八素

經曰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纏以青絲千億萬

年無所

復疑

靈符

仙錄

五稱符上經曰五皇通靈之印

印五星靈符空洞靈章經曰

白簡度品

六甲秘文

萬畢神術

三洞珠囊曰九疑真人韓偉遠昔師

青簡定仙

中岳宋德元服靈飛六甲得道能行爲

增玉璽

金

九疑真人

淮南王有鴻寶萬畢術

丹

登真隱訣曰太一有玉璽金丹虎符

琅簡

蕊書

太上八素真經曰西華宮有琅簡蕊

書也

鳳璽

虎書

上清曰紫映九霄真玉珮金鳳璽又曰太素三元君有雲瓊之板九變

虎書

青玉赤金

洞神經曰通謁三皇之簡以青玉作之赤金爲字

圖錄二

原石室之書

王烈得石室之書

金壇之錄

玉版金壇之錄

玉冊

金繩仙籍

真官

仙訣

真訣

增七聖定簡

五帝

記名

圖錄三

增詩唐玄宗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真簡詩曰道家真靈簡自昔仰神仙真子今將命蒼生福可傳江山尋故

國城郭信依然二室遙相望雲迴洞裏天
元稹封書

詩曰鶴臺南望白雲關城市猶存暫一還書出步虛三

百韻蕊珠文字在人間
賈島元日女道士受籙詩曰

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

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左肘繫符歸

法術一

原御風 步水

列子御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反
仙翁飲酒常入波中吳主過大風百官

皆沒使人鉤求翁船見仙翁步行水上
來衣履不濕有酒氣云子胥爲設酒

禁虎 効魅

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
低頭閉目便可執縛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効百鬼

衆魅令自縛見形

隨雨

化風

赤松子能隨風雨上下詳仙
孟欽有左慈劉根之術符

堅惡其惑衆命符融誅之欽至融目
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

鳬鳥

豈人

王喬

事詳仙郭璞取小豈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

法術二

原入壺

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
頭市罷輒跳入壺中唯長房覩之因往再拜奉

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
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入壁

左慈有神
道曹操因

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却
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石化羊

黃初平叱
石化爲羊

竹變龍

費長房得仙翁所與杖
乘至家投葛陂化為龍

積火自燒

甯封子
詳仙

亂流而

渡

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
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渡注和猶許也

魚遊沸

膏

甘始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
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

可

龍下鉢中

僧涉不知何姓苻堅嘗使呪龍請雨俄
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

鉢觀

增以術得幸

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
湖衡間以妖幻詭衆潭州刺史龐

之

承鼎按治帝不信殺承鼎嚴郢方入朝
辨之遂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被誅

石自鬪

天寶
中有

孫觀生者以技聞能使石自鬪草爲人
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自隱

羅思遠
能自隱

帝學之未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
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裏以幘壓殺之數日有使者

自蜀逢思遠駕而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騎白驢

張果老常騎一白驢日行千里休則疊之其厚

如紙致之于巾箱中

齊物

原嗒焉喪耦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顏成

日之隱几非昔日之隱几子綦曰吾喪我我注耦身也耦與偶同均彼我若失亡也吾喪我我自亡矣

相

然非我

肩吾謂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不榮華三去無憂色今視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叔曰

吾以來不可却去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曠然無係元同彼我何暇至乎人貴人賤也

非指非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注云自是而非彼彼我之
常情故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將明無是無非彼我同于
自是是以至人知天地萬物各
當其分同于自得無是無非也
尹無喜色三
已之無慍色

無喜無慍

令尹子文
三仕爲令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謹案第三十頁前七行列子御風而行刊本行訛

來據莊子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靈異部一

鬼神

神異
妖怪

神一

增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神之所爲乎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庸曰鬼神之爲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樂記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 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爲
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

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
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神二

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
野蚩尤爲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
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增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遷實沈于大申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
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
爲社神 原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葬于江
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
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

虞夏商周皆有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
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
神賜之土田囂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
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增國語曰長勺之役曹劌
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
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
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感民勿歸也獨恭不優
神勿福也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

過從後至于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
可見與原過竹二節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
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
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
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
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 原又曰伍子胥死
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
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葬于此
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增
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至 原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
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
起立巍巍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
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亦爾 又曰始皇于海中

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
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
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
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
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
今猶岌岌無不東趣 增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
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
哭人問何哭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
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
席焉 又武帝時公孫卿曰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欲
見天子天子于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 又曰宣
帝祠神人于交門宮內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醺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持使節
而求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

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

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
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
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
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後漢書曰班
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
取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斬巫首以送廣德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皆有舜廟

漢世零陵文學姓奚于泠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

西王母獻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

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

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

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

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原搜神記曰蔣子文者

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嘗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

秣陵尉逐賊至于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

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
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吾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
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
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吾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
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
山以表其靈也 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
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
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

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為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逢教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

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

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
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
雲霧開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
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
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
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朔當還求君 幽明錄曰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康成爲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
忽然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康成責之曰君

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
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而卒 王隱晉書曰

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
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
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
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
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增又
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于鍾山之神

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神力焉原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鄆師
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
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今
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
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
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
也又曰吳相伍負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

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
即日得渡 增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
于山澤倏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
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
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
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
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

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
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
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
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北齊書曰
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渡河祭河伯
昂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李安
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
祀以軼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又于

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

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
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揮撤神
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
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
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
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
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

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取龍胸山間諜前知子
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又曰蕭猷封臨汝侯
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
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
夏人濟荀兒反猷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
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
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
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

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

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帝曰八月雨止路

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卹豈負

我哉又曰初薛延陀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于主人

主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鄰

人共視之狼頭人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止鬱督軍

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陀當滅我來

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陀竟敗于鬱督軍山 開元傳
信記曰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帝問左右皆
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岳神在道左朱鬢紫
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縶韉
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五代
史曰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劉延朗爲孔目官有
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言吉凶無不中房髡素
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髡使濛

問于神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
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及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
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
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原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
投之川山水明淨異于常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
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山海經曰西海水亦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
長十尺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謂

燭龍 增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
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雀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
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精爲白虎北方黑帝
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
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
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
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
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方華山將軍姓鄒名尚北方

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元恒存
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
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
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
趙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山河神名
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
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卧呼之有
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黃庭內經曰至道不犯

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
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龍字靈堅耳神空閒
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峰字羅千一面之神
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牙神皓華字虛成肝
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魂停膽
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神三

增金馬

碧雞

併詳神二

穀父

蠶母

續仙傳云三川饑有三青衣童子語

人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
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青

衣

天山有神狀如黃囊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能識歌
舞名爲帝江一曰鼓神 昔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

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
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出獵

侍遊

稽神錄云浙
西僧德林少

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
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痞疾不
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
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
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
不見惟二卒在馬某即問之荅曰此茅司徒也常夜出
獵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更欲問日已出矣二卒亦不復
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祀
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呼
爲茅司徒 古今詩話云宋呂誨爲御史出知安陸一

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炎州命子爲糾
正羣仙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捐館有朱明
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
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遊口占詩一篇落句云我今從
帝爲糾正更有何人植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病篤忽走

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
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
矣因寢疾而卒五代史云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岳三
郎爲雄威將軍建康志云大中祥符元年奉敕封炳靈
公廟在建康

佐禹治水

爲秦將兵

夷陵州西黃牛

府城之西

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蜀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
牛廟

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

笞歎曰人當如是邪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并天下使
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

銅像置咸陽司馬門外

三天司直

九江真人

晨侍郎後爲三

天司直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

爲人導至一官府見一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九江真人

真人云立禮筭未終令速送出門立禮詢

江湖散仙

吏曰九江真人爲誰荅曰大丞相劉阮也

蓬萊都監

杜少陵生爲文星典吏及其沒也又與李青蓮等俱優游江湖稱散仙陶隱居爲

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大監

神四

原依人

鬼神依人而行

之主

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鬼神之主也

降福

左傳

神降之福又詩降福穰穰

爲崇

左傳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祟王不祭大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

祀不越望江漢灘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

致力于傳致力

知

女

左傳夏方有德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人入山林不逢魑魅魍魎之屬

助化

則幽

有鬼神注言可以助天地成化

觀惡

左傳詳神二

氣魂

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

情狀

上見

盛也

禮氣也者神之盛也

裁之

惟爾有神裁之

格思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弔矣

詩曰神之弔矣

福善

天道福善禍淫

害

盈

易鬼神害盈而福謙

不怒

神則不怒而威

自祗

不加敬而人自祗

神羞

無作神羞

神惡

神之所惡

無瀆

鬼神

必安

傳神必據我據安也

實沈

臺駘

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爲乎

盼饗

冥漠

明神

明靈

增堪坏

山神名

肩吾

太山之神也

禺强

北方之神也

儵忽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

渾沌

中央之帝也

篩翁

思篩翁于西土兮禾神也俱見王氏彙苑

原憑

在德

傳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事以禮

傳率民事神以禮

敬而遠

論語敬鬼

神而遠之

感遂通

易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享克誠

書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

誅不善

爲不善于冥冥者鬼神得而誅之

太山伯

蔣濟字子通妻

夢亡兒曰今爲太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誼士孫珂爲太山令願屬珂令轉我樂處蔣訪得珂言之珂許後月餘又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

羅陽神

詳神二吳志云云

欲徼福

願乞靈

百姓與謀

易云神謀鬼謀百姓與能

萬民以服

禮記

神

所勞矣

詩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神其吐之

謂不享其祭

仲尼不語

賈誼具道

詳神二

潢潦可薦

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謂敬則物可薄

也

山川亦寧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異業不瀆

史記人神異業不可瀆之

非類不歆

傳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

未孚不福

左傳小信未孚神不福也

以

道不傷

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見不聞

中庸

有所有報

禮祭有所有報焉有由弭焉

神有不通

楚辭

靈將恐歎

老子

鬼神享德

禱祀貴誠

仰得一之靈

老子神得一以靈

降時萬之福

卜爾有神時萬時億

社公之鬼謀以亡曹 莘

邑之神降而滅虢

不善之家禍實由己 有道之日

神不傷人

神五

原詩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
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
光功摧妙算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
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密樹

臨寒水踈扉望遠城
窓寮野霧入衣帳
積苔生惟有三
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

分蛇淪霸迹提劍滅雄威
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
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
投袂要漢女吹管召湘妃
幸逢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

若龍川玉椀無秋酎
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
紺席下羣仙堂空沛
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
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
崇明祀牲樽禮貴神
風驚如

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吽唱歌新將言非爲

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王臺卿和

詩曰沐芳事椒醑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

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窓高雲易通

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

承薜帷眇眇川之濬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

公子銜意嘿無辭 增唐韋應物黿頭山神女歌曰黿

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娥睂

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

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

猶盼睐陰

沈一作沈

深靈氣靜凝美的樂龍綃雜瓊佩山精

木魅不敢親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煙露碧窓

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莫椒醕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

冥空見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

蕩漾凌清波孤峯絕島儼相向鬼嘯猿啼垂女蘿皓雪

瓊枝殊異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烟銷不可期明堂

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
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
吳宮空白首 宋陸游賽神曲曰叢祠千載臨江渚拜
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
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遮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香
烟成雲神降語大餅如槃牲腍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
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銷斜暉 又賽神曲曰擊鼓
坎坎吹笙嗚嗚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袞舞小姑烏

柏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詞小姑娘抱
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暮歸塞
門閭雞鶩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
園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
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
舞官道隅 又賽神詩曰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
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鵝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
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原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
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
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
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
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晷兮若松樹

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偈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
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
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
集漚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遙望玄木冬榮
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
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

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于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
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蛻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
逝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
明日以白王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
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煜乎如
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披袿裳穠不
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

翔何神女之姣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

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

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袵立躑躅而

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願

盡心之惓惓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

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

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

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

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稅駕乎衡臯秣馵乎
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之散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
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贊皇
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

遊儀營魄于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漾覩玄
麗之軼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于茗
華擬艷姿于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雁之噤噤申握
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奧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
昌既歎爾以艷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
若而有辭 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
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
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

鬢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
衣曳褥繡之華裳錯續紛以雜佩珪熠燿而焜煌退變
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
結羽儀揚蛾微眄懸眇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
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
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
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楊脩神女賦曰惟玄媛之逸女
育明曜乎黃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執義

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矣龍采而鳳榮
翠黼暈裳織縠文桂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
趾未移詳觀玄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
理而瓊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
工嘉今夜之幸遇獲帷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
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悅而我從 晉張敏神
女賦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
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

瘦令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起縱情極意豈
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
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
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玄靜以自處是夫子
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
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
厭真樂憊倦僊侍乎于是神女乃歛袂正襟而對曰我
實真淑子何猜焉且辯之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

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
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
嫵極長夜之歡情心耿耿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
時之要妙進褱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歎
吁乘雲霧而變化遙棄我其焉如 楊該三公山下神
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乙白石巨靈據山二后
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
石會谿高岸爲谷峽峴阻飀梗林奈條逼塗迂蹊行者

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嶽登岑岡踰夾塏歷朝陽煜華殿
之顯敞覩應門之蔭蔭神木鬱蓊百堵周乎洞房進排
閭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夭矯騰
驤累曾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于前枕綴棖楠以采章
文綺縠其紛鱗洪葩煜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
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祠嘉旨備詳陰祚顯應
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媸矧

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歡頻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珥以申贈
覲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偕訪于
交甫知斯言之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流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梁江

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人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途歷
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乃造南中
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透迤而無軌野忽漭而眇儔
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葳蕤蓋悵望蕙枝一麗女
子碧渚之涯治異絕俗竒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
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閱有無于俄頃驗變化
于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
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原碑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于太公
五神之禮正伊陟贊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
于坎宮漢興北時黃蛇感于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
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俟
駢角掌繫無在滌之勞牧人止楅衡之務周房殷俎惟
有元澗芳芝玉笋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
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
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

于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
龜負字還擬洛書

原祭文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
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
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驚時曠忠賢
流王于氣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
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
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

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
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
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虬蓋轉日車而競
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
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劒決席徘徊緩節陳竽滿堂繁
會真椒懷糈之歡傳芭代舞之樂桂醕溢于羽樽蕙肴
盈于蘭籍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
鼈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

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

南山而不騫 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

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于俎豆邇無不懷遠無
不肅鳥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

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
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增唐李商隱祭全

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

楚山比潁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
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
北棄世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骨
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
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
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
爲跼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
功壯士猶羞病死灘湘之許祠宇依然豈獨大宣之陵

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
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
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抵之賜
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
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 又
賽古欖神文曰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
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瘴暑爲灾油雲不起

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蜚泉傳祥鸛垵使宋生
抒賦始悅于雄風高氏讀書忽驚于暴雨化太甚旱爲
大有年將見助于歡康敢忘懷于昭賽

神異

原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

踞胡牀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價猛出反顧乃嵩山也

應姬

得金

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袂試探之乃得金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瑒七世通顯也

糜竺失火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

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懇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

管寧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

日中果火發

爲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云陸雲字士龍將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

草中有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清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處數十里無人居

却尋乃至王弼墓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

雲自此談玄大勝

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鬼一

增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原禮記曰魄也者鬼之盛

也 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增韓詩外傳曰人
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脉
歸于澤聲歸于雷動則歸于風眠歸于日月骨歸于木
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革呼吸之氣歸
復于人

鬼二

增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
鬼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曰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漢書曰劉根有神術
太守史祈以爲妖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顧一驗根曰
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皆反縛在祈前
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
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
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
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

西有積土散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丸中
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
訪宿宮亭湖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
幽明錄曰阮德如常如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
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愧赧而退 晉陽秋曰苻堅未
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
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

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
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
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前趙錄曰麟
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後
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有治名豹
嬖妾先死豹後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長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
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召左右營十一之方忽見

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自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六帖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己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

遂請戰 又曰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

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教辯告

督勵風俗翕然爲變 又曰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

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

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

長人者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又曰張果時有

帥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

在 又曰李長吉將死忽晝見二緋衣人駕赤蚪持一

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下榻
叩頭言阿嬭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五代史曰王鏐已死
張文禮自爲留後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而卒
又曰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
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
然臣所聞者殆山魃也 吳越備史曰太學博士丘光

庭校書于樓中高澧屢往視之一日澧密登樓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其非人異人錄曰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婦人嘗爲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不欲與鬼神爲讐爾既告我當善爲遣之歸灑一室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

鬼三

原宋徵

阮論

左傳曰晉士伯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其罪大矣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

莫能

載車

結草

易云載鬼一車魏顆戰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遂獲之夜夢老人

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詳報恩

增豕立

雉飛

左傳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厭役鬼神之術有市人姓

葆光錄云越僧全清善書符良久鳴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

來云是魃鬼頃歲春日于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和尙倘捨之即自踰境不敢近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

之乃取一甕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甕中呦呦有聲符

緘甕口埋于桑林下戒家人無動其婦即日病瘥經五

載因兵亂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甕處謂有藏物遂打破見雉飛去立于桑杪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日

方見日光時全清已仙化矣

換帖

贈巾

嘉話錄云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攜以

隨身初應舉就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裏置于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館于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園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許之遂巡齋程試入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以錢送詣興道里款關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陳書云賀德基字承業少時遊學京師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德基問其姓名不荅而去

徙牀

盜盜

唐魏元忠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牀前公曰能徙我牀于堂下乎羣女竟舁于堂下公曰

復可徙堂中乎羣女復移牀至舊所公曰能徙我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哉 葆光錄云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

欄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

相酬軍人曰有何物曰有一銀盞問居處曰少間送來

軍人遂捨之其妻在家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

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其妻將盞示之夫乃說今

早之事妻曰神物不可貯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

其言祭畢夫曰適見其盞有似家內盞樣莫是偷我者

將來否妻往取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被辟荔

著衣冠

離騷云屈原作山鬼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宋徐

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年

代久遠多鬼怪每夜昏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

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合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

于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為貞

正所
致云

美人擲書

進士投啓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
藥綱詣內庫抵黃華驛

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
不悔候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

兒御廚飯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
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可辨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

青衣進酒終不舉琰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
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擲紙

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
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廚

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楊愿監都下倉有
通謁云江州進士呂口既相見投短啓云幽室微光寒

泉涸滴楊誼之庖屢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
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子孔

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
惟露幞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鬼四

原稱冤

後漢王忭爲都令至豫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是亭長所殺即令門下遊徼是也忭爲理之具

服亭下

求食

鬼猶求食

忠義

晉虞悝王敦作逆悝被執曰閭門爲忠義鬼亦何恨

遂無怪

淫昏

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用人于淫昏之鬼

難見

蘓秦曰楚謁者難見

如爲無

晉阮修云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爲鬼修獨以爲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衣服亦有鬼邪論者大服修字宣子

黎丘

呂氏春秋曰梁叟患黎丘之鬼

貝丘

詳鬼

三豕立注

罔象

浮光

魃盛畢方度朔並鬼名也

鬼責

莊子

妖夢

傳曰

孤突不寐而與申生言故曰妖夢

焉能事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有

所歸

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

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白虎齧驂

史記云秦二世夢白虎齧驂卜曰涇水爲祟乃沈馬祭之

黃熊入寢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侯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

猶能爲厲

左傳

爲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問

云伯有爲厲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于

恥與爭光

嵇康夜燭下見鬼熱

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三世執其政柄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視乃滅燭曰恥與魑魅爭光

增誦易忽散

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夜乘驢出東門鐘漏已盡

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二人忽散

題詩遂散

酉陽雜俎云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

馬不肥題畢吟之其物遂滅

原搏膺而踊

左傳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被髮搏

膺而踊曰殺予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

被髮而譟

又曰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被髮

北面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云無辜

狐突見申生

又曰狐突適下國見太子申生申生曰夷

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突謂神不享非類太子許復請後七日有巫者見太子告之曰

帝許我伐有罪矣赦于韓

宣王見杜伯

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

伯執弓矢以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魏其雙言田蚡

田蚡殺魏其侯灌夫其春蚡病一身盡痛

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咎之

徐伯報仲堪

殷仲堪先遊江

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通稱徐伯元感君惠思報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當爲州言終而沒

善爲積慶

正可閑邪

既死有知

後果爲荊州

鬼猶報怨

人爲不道鬼訴無辜

趙氏之冤搏膺入

夢良夫之酷被髮叫天當休明之代物不爲妖

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有讐必報伯有之殺駟帶

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

鬼五

原歌吳王女紫玉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
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
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劉妙

容宛轉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
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
共徘徊 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
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

氾對容姿

郭長生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

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陳阿登歌曰連綿葛上藤一

援復一絢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聶色鬼歌曰花

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鬼仙歌謠曰登阿儂

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窻呼

祁孔賓歌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增唐韋應物

馬明生遇神女歌曰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

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簾立之一隅不與
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其丹白蒙哀
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
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元棗冷如水海上摘來
朝霞凝賜仙復坐對食了領之使去隨雲升乃言馬生
合不死少頃敕教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
天地畢元鄭元祐鍾馗鬼圖詩曰老髯足恐迷陽棘
鬼肩藤輿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髯嬌兒則已腊

後從衆醜服廁役擔攜鬼脯作鬻食鬼肌未必能肥腩
舖之空勞鬻手擘彼瘦而巾稍長窄無乃癯儒執鬻役
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爲世人尸辟怪楚龔獐老非其類
請問何由識其概想龔目睛爍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
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鬻餐縮而瘦無由起龔問其候
有嘯于梁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輳物不疵癘民長壽
明郭登神靈詩曰乞福禳灾許幾千分明報應不曾
偏神靈應是嫌銅臭只問人間要紙錢

妖怪一

原周禮曰凡大傀災異合去樂注云傀怪也 又曰眡
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輝氣也其類
有十 增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
也

妖怪二

增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

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

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

正始中戴鴻鳥巢門臻告門人曰戴鴻鳥巢門此陰凶

也乃援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

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

年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于是

數聚會并急遊觀飲燕自娛年六十三卒 世說曰衛

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
誅 異苑曰謝文靜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
來久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變色是月薨 又曰晉
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臣搆兵洛陽
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子猷元嘉
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
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
頭矣驚愕反矚自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葛

輝夫義熙中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堦前疑是

山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續紛飛散有一物衝輝

夫腋下便倒少時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

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

了不驚怪乃令擣齏親自切血染齏食之棄其餘後

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 沈約宋書曰蕭

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于斗下得二

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又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屨于坐墜
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過耳鼻間並欲壞頃
之而敗喪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
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于其處
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
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額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
鼠出焉投于地下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
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雲齋錄云

宋潛為甘渡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
羅箔風背泣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
鬻身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
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
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看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
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
一燈檠耳焚之遂絕焉

妖怪三

原祥桑

妖鳥

史記云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修德祥桑枯死周禮云庭氏

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

石言

蛇鬪

左傳曰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恐有憑焉

不然民聽濫也

又曰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申繻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馱

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羴羊

驢鼠

家語曰李桓子穿井

得土在問孔子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者龍罔象土之怪者羴羊也晉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

灰色庫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爪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曰驢鼠

犬禍

狸妖

漢書成帝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皆爲狗五月乃止犬禍也樂廣爲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常外戶自閉後于牆孔中得狸殺之遂絕妖怪

增燈下織腰 窓前大手

上詳妖怪二括異

志云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于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邪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遜謝而去

妖怪四

原十輝

周禮詳妖怪一

百物之

魃

覆巢

周禮云若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

日之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射聲

懸其巢上則去之注妖鳥惡鳴之鳥鴉鵬之類

又庭氏職云若神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若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之類

去樂周禮詳作賦賈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飛入

自傷故作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侵象謂侵怪人周

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予去何之

祆襮祆除厭勝厭禱沴氣咎徵能不惑子

曰審于符者何不儲海賦云何奇不人亂則生傳

怪物能不惑何不儲有何怪不儲國亡必有國之將亡六

天反時爲灾地反物爲妖

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灾生

鷁退飛過宋羣雁噉死搜神記云王莽篡漢東郡太守翟義謀舉義兵兄宣見羣

大邑日丁巳年御定淵鑑類載四十五

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
噓之皆死後葬夷其三族

見豕負塗

易

見人撒

屋

漢書霍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撒瓦投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壞

災

祥在德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由人

妖由人興

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祥也

或

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

懸鏡鑒形道

士防魑魅之惑

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

邑之神號德衰而後滅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謹案第三十九頁前一行南山有鳥刊本鳥訛女

據唐類函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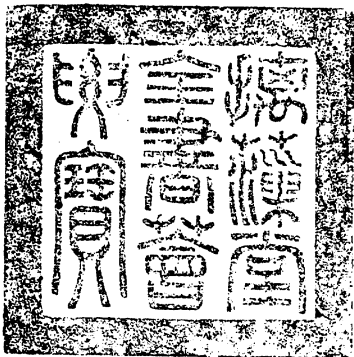
第四十頁前二行知其丹白蒙哀憐刊本其訛無

據韋蘇州集改

第四十頁前五行海上摘來朝霞凝刊本霞訛暮

據韋蘇州集改





總校官庶言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觀音保